

长篇小说

王刚·著

作家出版社

暴富

318700000巨奖



生活无奈 备受煎熬
暴富梦想 魂牵梦萦
三亿巨奖 从天而降

长篇小说

王刚·著

暴富

318700000巨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暴富/王刚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063 - 5760 - 9

I. ①暴…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8787 号

暴 富

作 者: 王 刚

责任编辑: 王 征

装帧设计: 四色土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 net. cn

http://www. zuojia. net. cn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70 千

印张: 19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760 - 9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 001/ 一、鬼子大头木棍喝酒抬杠夜市谈彩票
- 005/ 二、姚梅花深夜坐等木棍泪眼论短长
- 009/ 三、回娘家训儿子木棍反受冷言语
- 011/ 四、投注站出大奖跟风买彩梦发财
- 016/ 五、无闲钱模拟买彩票纸上谈兵
- 022/ 六、燎锅底老丈人话里有话弦外有音
- 027/ 七、撞大运大头股市逮黑马
- 031/ 八、遇大款误买彩耿耿于怀
- 034/ 九、下暴雨厂子成泽国专心选号
- 039/ 十、替人办事鬼子请客湘菜馆
- 046/ 十一、送礼品探校长姚梅花评职称
- 050/ 十二、肺腑言厂长诉说一步错步步错
- 056/ 十三、资金翻跟头大头变阔出手买车
- 061/ 十四、丢掉铁饭碗木棍当陪练
- 066/ 十五、端上瓷饭碗木棍任高管
- 072/ 十六、有福气大头无意钓甲鱼
- 075/ 十七、夫妻休兵两家六口游古都
- 081/ 十八、寺前买彩票祈佛祖保佑
- 087/ 十九、任高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 093/ 二十、中小奖盼运气自此改向上
- 098/ 二十一、抓纪律下硬手四面皆兵
- 104/ 二十二、戏说三句半心想五百万
- 109/ 二十三、施新政抓团购百事不利
- 115/ 二十四、私房钱买彩票梦一夜暴富
- 119/ 二十五、副总有二心老板提防透心机
- 125/ 二十六、父亲生日木棍五粮液祝寿
- 129/ 二十七、出亿元巨奖彩票可倍投
- 135/ 二十八、这款那款公款是最大的款
- 140/ 二十九、哥们儿聚会大头慷慨赠车
- 145/ 三十、同学聚会陈大卫委托理财
- 150/ 三十一、仕途碰壁大头许愿帮忙
- 156/ 三十二、买黄鳝牛蛙姚梅花与人干架
- 162/ 三十三、受赏识木棍成老板红人
- 168/ 三十四、股市震荡木棍忐忑不安
- 173/ 三十五、厂子破产厂长被骂卖国贼
- 178/ 三十六、姚梅花买房子决意当房奴
- 183/ 三十七、股市回暖木棍年底得红包
- 187/ 三十八、揪辫子木棍敲打高天喜





192/	三十九、百元买彩竹篮打水一场空
198/	四十、老板出国木棍春节总值班
204/	四十一、厂长当门卫木棍伤感心酸
209/	四十二、新年聚会大头染上猪流感
214/	四十三、车被炸木棍春节遇霉气
219/	四十四、股市变脸飞流直下三千尺
225/	四十五、大头失踪木棍提心吊胆
230/	四十六、老板脸阴下属胆战心惊
235/	四十七、炒权证做短线大头巨亏
242/	四十八、停职讨债木棍遭羞辱
247/	四十九、大头回短信木棍欣喜若狂
252/	五十、无去处木棍落脚彩票投注站
257/	五十一、姚梅花知内情厂长看大门
262/	五十二、陈大卫欲报案木棍成嫌犯
268/	五十三、中三亿巨奖木棍否极泰来
274/	五十四、小富即安大富不安木棍散财
281/	五十五、巨奖惊呆姚梅花大头现身
286/	五十六、真实或梦幻地狱或天堂
293/	后记



一、鬼子大头木棍喝酒抬杠夜市谈彩票

夏日里鸠城的夜晚，溽热得如同滔滔的澡堂，虽然白天耀眼夺目的日头已经落山远遁，但是已然被烤热的空气，温度却怎么也降不下来。于是，整个鸠城就变成了一个大蒸笼，而城市里无数火柴盒般的住宅就成了小蒸笼，住宅里的人则成了蒸笼里的螃蟹。

吃过晚饭，好多受不了小蒸笼里的闷热、家里又没有装空调的鸠城人，实在是待不住了，就无奈地拿着板凳，摇着蒲扇，走向了街头、广场和公园。虽然外面的大蒸笼依然闷热，但是，偶然吹来的一阵凉风，还是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心理上的慰藉。

除了街头、广场和公园，夜晚的鸠城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随处可见的夜市。在夜市喝冰啤酒降温，吃小龙虾打发时间，对于酷暑季节的鸠城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庄稼院夜市坐落于鸠城老城区一个废弃的工地，工地里几栋已经盖了七八层的楼，不知什么原因歇了工，黑灯瞎火地矗立在那里，鬼魅一般。楼前空地杂草丛生，庄稼院的名字是否因这些貌似庄稼的杂草而得名，没有人知道。反正摆在空地上的几十张桌子座无虚席，密密麻麻地坐满了食客，面对工字形排列的各种风味的特色小吃摊，闻着弥漫在空气中的诱人脾胃的香味，谁还有闲工夫去深究这个庄稼院夜市的名字是否名副其实呢？！

夜市尽头角落的一桌，一个穿着白色短袖衫的男子喝了口啤酒，感慨道：“乖乖，今年咱们鸠城的夜市火得简直一塌糊涂，不管哪儿

有片空地，开成夜市保证家家生意火爆。大头，你小子手巧会做饭，干脆辞职来夜市弄个买卖算了，不比你在单位挣那仨核桃俩枣的强?!”

旁边被叫做大头的汉子头果然比一般人大一号，他把已经喝完了啤酒的空杯子蹶在桌子上，说：“鬼子你他妈的说得轻巧，挣钱的门道多了，岂都是咱哥们儿能干的？不管怎么说，我还没被逼到绝路上，单位虽然半死不活的，总还有碗饭吃!”然后叹口气，瞧着旁边的瘦子说，“倒是木棍，单位基本上垮屎了，与其在那儿死沅着留守，还不如在夜市弄个摊练练，也不少挣钱!”

被叫做木棍的，瘦得实在可怜，裸露的上身，肋骨根根条条的，扎眼地凸起在皮肉的上方。他手里正在摆弄着一只红红的小龙虾，不时放在嘴边有滋有味地吸吮一下，听了大头的話，不紧不慢地说：“老子丢不起那个人，不管怎么说，咱也是大学毕业，和这帮不学无术的小市民混在一起，也他妈太栽面子了吧!”

刚才被大头叫做鬼子的，听了嗤笑道：“木棍你就他妈的别假清高了，每个月老婆让你上缴工资的时候，你兜里掏出的票子瘪得和纸片似的，被老婆数落得像孙子，那时候怎么不见你清高!”

木棍的脸腾地一下涨红了，红得和手里的小龙虾一个颜色，额头上一根青筋开始在眉毛边剧烈地跳动，他把手里的小龙虾摔到桌子上，冲鬼子吼道：“鬼子你他妈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在办事处当个鸟科员吗，俗话说：科级不带长，放屁都不响！想当年我们厂子红火的时候，你们办事处主任来我们厂拉赞助，那才像三孙子呢！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们厂长手指头戳着你们主任的脸数落，说你们办事处的人个个都是地头蛇！你们办事处主任还觑着脸自我解嘲呢，说马厂长，我们都是无毒蛇!”

大头给鬼子和木棍的酒杯满上，和事佬般地说：“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一时彼一时啊！当年我们单位不牛吗？中央直属单位的设计院，地厅级的规格啊！现在呢，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啊!”

鬼子得意地喝了口酒，说：“所以啊，好汉不提当年勇！想想以前，大头木棍你们俩在我面前做得，动不动就是我们院长是地厅级待遇，我们厂长是地厅级待遇，好像你们俩也他妈的享受地厅级待遇似的，硬是死活瞧不起我们这个科级的办事处。怎么样，现在不听你们

炫耀了吧！”

大头和木棍无语，闷着头喝酒。鬼子接着说：“我们办事处级别再低，那也是一方土地爷呀！木棍，年前我们办事处检查你们厂的卫生，奖没有奖给你们一面黑旗？你们不是不服气吗？不服气不还得照样挂着！”

木棍一口把酒搁了，说：“鬼子你牛逼行了吧，咱班同学就你牛！”

大头在一旁不阴不阳地说：“风水轮流转，明天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未知数，咱们谁都别高兴得太早了！”

刚才牛气冲冲的鬼子听了大头的话，像是被人突然抽了筋，情绪一下消沉起来，也一口把满满一杯冒着白沫的啤酒搁了，说：“谁他妈高兴了？谁他妈高兴谁是孙子！咳，这年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们以为我混得得意了，错，大错特错！和我一同进机关的，人家有当了处长的，有当了区长的，最不济的，也是正科级的办事处主任副主任了，我还他妈的正科级的科员呢！就像木棍说的，科级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说实话，有时候我真的想辞职了自己干，省得和别人一比，光生气啦！”

大头安慰鬼子：“那你就别光和那些仕途得意的人比，跟我和木棍比不就得了！”

木棍说：“就是，我要是能调到你们办事处，别说当正科级科员了，就是正股级的科员，我也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

鬼子说：“人比人气死人，都是因为和那些比自己强的人比，谁和不如自己的比啊！要是这样比，你们和那些下岗的、拾破烂的比，还好得不得了呢！”

大头想想，说：“那倒也是。他妈的，木棍你给咱哥们儿好好算算，看什么时候咱哥们儿才能时来运转呢！”

木棍还在摆弄着手里的小龙虾，剔出一块米粒大的肉吃了，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快不富，咱们挣死工资能时来运转个屁呀！没看昨天报纸吗，一个福建彩民买彩票中了大奖，一下子就是一千万啊！”

大头咂咂嘴说：“一千多万，这辈子都够花了，不过我听说买彩票中大奖可是比被雷劈死还难呀！”

鬼子不屑地说：“买彩票中奖那是没影的事，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专家说买彩票中奖的几率，比一架飞机从天上扔下一块石头砸到你的几率都低，木棍你就别白日做梦了！”

木棍今天算是和鬼子尿不到一块儿了，扔了手里吃空的小龙虾壳说：“我说我做梦了吗？就算我做梦了又怎么了，梦想还能成真呢，飞机不可能天天往下扔石头，彩票中奖的事可是几乎天天都有。你别说鬼子，就冲你这句话，我还真得试试！”

大头提醒木棍：“你千万别冲动，买彩票可是个无底洞，跳下去深不见底呀，听说倾家荡产的人都有的是！”

鬼子讥笑道：“大头你放心，对别人来说是个无底洞，对木棍来说则是有底洞，他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啊，刨去上缴的，剩下的连买烟都不够，还有几个钱买彩票，他这洞深得了吗？！”

木棍面子上过不去，脸再次涨红起来，气恼地说：“鬼子我他妈的听你说话就来气，你不就多挣几张老头票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同学陈大卫，人家是什么人物？都千万富翁了，和我说话也没有像你这么显摆！”

鬼子端起酒杯，说：“人家陈大卫是大款，比咱牛逼，我不和他比，咱们同学里有几个陈大卫啊！”

大头也端了酒杯，说：“木棍，你和陈大卫的关系不错，不如去跟他干，总比在单位留守着强！”

木棍摇摇头，说：“陈大卫倒是和我说起过几次，让我去他的公司，我一直犹豫，俗话说：朋友好处，伙计难搁！一旦处不好，连朋友也没的做了！”

大头说：“木棍，你呀还是国营单位的老脑筋，什么叫朋友好处伙计难搁呀！你要是去跟人家陈大卫干，那可不是去和人家搁伙计，而是去给人家打工，人家是老板，你是打工仔，要是位置摆不正，肯定干不长！”

木棍点点头说：“关键就在这，原来都是同学，大家站起来一般高，这猛地让我去给他当打工仔，一时半会儿还真抹不下那个脸，所以也就拖着没有答应。”

鬼子咻了声说：“这都啥年月了，你还脸不脸的。我给你说吧木

棍，现在的人都不要脸了，没听人家说吗：钱难挣，屎难吃！整天守着个脸面还能换钱花？”

木棍瞪了鬼子一眼，说：“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咱们同学给你起了个‘鬼子’的外号，原来你小子是日本人，我声明，我和日本人话不投机三句多！”

鬼子喝得明显有点高了，拿筷子狠劲敲了一下桌子，说：“操他奶奶的，这个外号就是陈大卫给我起的，在外面哥们儿向来是人五人六的，到了咱同学面前就变成鬼子了。妈的，哪天见了陈大卫，我非罚他在金宫大酒店请一桌不可！”

大头喝得也不少，哈哈大笑着说：“你们记不记得，陈大卫上学的时候，也有个外号，好像叫‘钱迷瞪’什么的！”

木棍听了也笑，冲鬼子说：“看来鬼子这个雅号，得伴你终生了！”

鬼子拿筷子指着幸灾乐祸的大头和木棍说：“你们俩的外号好？一个大头，一个木棍，都他妈的不是正常人！”

木棍说：“不管正常不正常，我们好歹都是中国人，不是日本鬼子！”

大头帮腔：“对，我们他妈的都是中国人，和你小子不是一个国籍！”



二、姚梅花深夜坐等木棍泪眼论短长

那天是周末，因为不担心第二天上班，鬼子、大头和木棍就放得很开，前前后后一共喝了两捆一十八瓶啤酒，一直喝到凌晨一点多。

虽然夜已深，可是庄稼院夜市的食客仍然很多，到处人声嘈杂。鬼子显然喝高了，站起来走的时候，撞到了一个光脊梁的。光脊梁喝得更高，一把拽住鬼子，说：“哥们儿，好久没见了，今天在这儿碰

见可不容易，来，咱俩喝几杯！”

鬼子猛地甩开光脊梁，说：“你他妈谁呀？”

光脊梁被甩了个趔趄，差点趴地上，顿时火了，说：“我他妈是你大爷，你小子不识抬举不是！”接着挥拳要打鬼子。鬼子也不是善茬，拎起旁边一把椅子就要砸光脊梁。木棍忙跑过来把光脊梁拉到一边好言安抚，然后和大头一起拖着鬼子往外走。

木棍说：“鬼子你他妈的少给我惹事，这儿可不是你的地盘！”

鬼子胳膊一抡，说：“奶奶的，不是我的地盘咋了？木棍你别拉我，我打电话叫几个人过来弄死他！”

大头说：“鬼子你别不识劝，弄死他你小子活得了？”

鬼子舌头硬着，又天王老子地王爷地吆喝了一通，头忽然像倒伏的麦子一般垂了下来，跟着身子也软了。

大头摇摇大脑袋，说：“鬼子喝白酒还行，喝啤酒不咋样！”

两人合力把鬼子塞到出租车里。木棍交代大头一定把鬼子送回家，看着出租车溜烟地走了，这才感觉自己的头昏昏沉沉的，走了两步，腿像灌了铅般沉重，唯有脑子还算清楚。

幸亏庄稼院夜市离家不太远，木棍一路扭着秧歌走着蛇步回到了家，开门的时候，仍知道蹑手蹑脚的，生怕弄出声响。

可是，喝了那么多啤酒，手脚哪还会像平常那样听使唤。木棍笨笨拙拙地把钥匙捅进门锁，声响还是发了出来。深夜本来就寂静，加上酒后脑子嗡嗡的，耳朵像安了个扩音器，声响便被放大了好多倍，感觉动静是那么大，大得让木棍心惊。

好不容易打开门，木棍歪斜着刚进去，就看到媳妇姚梅花重叠的身影门神一般立在他的面前。木棍以为花了眼，晃了晃脑袋再看，重影没有了，他看见姚梅花横眉立目、双手叉腰站在那，像是一个拦路虎。

木棍心里有些发慌，磕磕巴巴地说：“梅、梅花，还没、没睡呢？”

姚梅花冷眼看着他一言不发。

看着姚梅花的冷眼，木棍头皮有些发麻。总不能这么干站着，木棍干脆心一横，咬着牙硬着头皮往里挤，不想却被姚梅花一膀子扛到

了一边。站立不稳的木棍歪歪斜斜踉跄了两步，要不是靠在了墙上，就会一头栽倒在地。这下木棍火了，翻着白眼瞪着姚梅花说：“姚梅花，你、你干什么？”

姚梅花哼了一声，二话不说，揪着他的衣服，把他扯到了屋里，一把甩到了沙发上，说：“好啊冯建军，日子都过到这个地步，你还有心思三天一大醉、两天一小醉地喝酒，你、你好大的心呀！”

说着，姚梅花的眼里涌出了泪珠。

木棍看到姚梅花眼里的星星点点，心里一紧，顺势斜躺在了沙发上，闭上了眼睛耍赖皮，装着睡着了。哪知姚梅花根本不上他的当，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耳朵，说：“冯建军，装癫皮狗不是？我让你装！”

木棍立时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他想象得到，自己的耳朵肯定被姚梅花像拽橡皮筋一样揪成了一长条。木棍哎哟着爬了起来，疼得龇牙咧嘴。

姚梅花松开手后，手指杵着木棍的额头说：“冯建军，你可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你，整天不想着怎么去挣点钱，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就会和你那帮狐朋狗友凑到一起灌马尿！”

木棍避实就虚，转移话题说：“梅花，你——可是人民教师呀，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该知道吧，怎么能动不动就动手呢！”

姚梅花一指头把木棍捅了个仰八叉，说：“我就动手怎么了，谁是君子啊？我不是，你也不是。告诉你冯建军，现在我跟你动手，再过些日子，我还跟你离婚呢！”

木棍一听姚梅花说离婚就头疼，但还是煮熟的鸭子嘴硬，说：“离就离，怎么了，男人三十一朵花，女人三十豆腐渣，说不定离了我还能找个十八九的大姑娘呢！”

话音未落，姚梅花转回身就去找东西，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合手的，就抱起床上的枕头过来打木棍，把木棍打得双手抱头，脑袋埋在了裤裆里，身体缩成了一个球，像一只蜷缩起来的刺猬。

姚梅花打了一会儿，没有了气力，把枕头扔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哭了起来。

木棍抬起头，见姚梅花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慌了手脚，忙起身拿了纸巾给姚梅花，姚梅花接过来气哼哼地扔到了地上，仍耸动着

肩膀伤心地哭泣。

只一会儿工夫，姚梅花的眼泪就把木棍的酒彻底哭醒了，木棍抱着姚梅花的肩膀，说：“梅花，你这是干啥呀，深更半夜的，你哭尸啊。别哭了，再哭把凡凡哭醒了！”

姚梅花的哭声小了些，抽泣着说：“冯建军，我也不是不让你喝酒，大男人的谁不喝酒呀，可是，你也不能光喝酒不考虑咱们的日子啊，你就是不为我，也总得为凡凡着想着想吧！孩子这么大了，花销越来越大，别的不说，就说穿的旅游鞋、运动服吧，人家孩子都是耐克、阿迪达斯什么的，咱家凡凡一直都是国产的红星，土气得要命，为这孩子在公司面前都抬不起头！”

木棍搓着双手，心里惭愧得要命，想辩解又不知该怎么说。

姚梅花仍在哭诉：“远的不说，就说咱的这些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人家住大房子的住大房子，买小汽车的买小汽车，咱呢，还住在这几十年的老房子里，别说小汽车了，连电动车咱都没钱买。想想这些，建军你就不难受吗？还有心思整天和人家打哄哄喝酒吹牛吗？”

媳妇的话，句句如利刃一般切割着木棍的心。木棍感觉心在淌血……

姚梅花仍然没有停下的意思，接着说：“现在干什么都要花钱，就说我们学校评职称吧，不给那些当评委的领导塞钱，干得再好你也别想评上，去年我没有花钱活动，已经耽误一年了，今年要是还不活动，照样没戏！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人家差不多都评上小学高级职称了，就我落在了后面。别人劝我，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可是，这七塞八塞的，没有几千块钱别想打住。咱家有那闲钱吗？！”

“还有，凡凡眼看着就要上初中了，想上好点的中学，也少不了拿钱打前站，咱家有吗？我妈身体不好，每月的药钱就得几百块，咱帮衬过一分钱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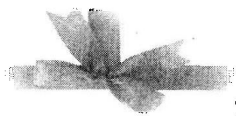
“你们厂已经垮了，人家都出去闯门路了，你说你还留守在那儿干什么？一个月就发那五六百块钱的生活费，还不够塞牙缝呢！”

“建军，咱就是不和别人比，自己也得努把劲吧！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整天还四平八稳的没有一点闯劲，难道非要混得以后喝西北风不成？”

.....

木棍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是阳历的八月二十二号，农历的七月初三，自己的媳妇姚梅花从半夜到清晨，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里，嘴巴没有停下来一分钟，一直在苦口婆心地教育他。木棍从内心里承认，媳妇姚梅花说得句句在理。一切责任都在他，是他这个大男人守着个即将倒闭的企业挣不来钱，让媳妇和孩子跟着自己受苦了。

那夜木棍没有哭，只是心里在汨汨地淌血，血流成河。



三、回娘家训儿子木棍反受冷言语

虽然一夜未眠，瞌睡得要死，可是第二天上午姚梅花仍然拽着木棍回娘家。上下眼皮直打架的木棍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可是在媳妇面前理亏气短，哪里还有本钱讨价还价，只好打着哈欠闷闷不乐地跟在儿子和媳妇后面出了家门。

外面的太阳光芒四射，刺眼夺目，可是木棍的心里却潮湿得发霉。骑在自行车上，木棍东扭西歪的，怎么也骑不成直线，惹得后面坐着的儿子直发火，说：“老爸你怎么搞的，会骑车吗？不会骑让我带你得了！”

被姚梅花数落了一晚上，没想到现在儿子竟然也来数落他，木棍就生气地骗腿下了车，说：“我不会骑，你小子能，好，那就你带我吧！”

儿子接过车把兴奋得跃跃欲试，旁边的姚梅花见了，斥责木棍道：“冯建军你干什么？这么大个男人你让小孩带！”

木棍嘟囔道：“又不是我让他带的，他自愿的！”

姚梅花哼了声说：“他自愿的你就听他的，他还自愿上美国呢，你能送他去吗！”

冯建军说：“你这不是打别吗？没事找事！”

似乎昨天的气还没撒完，姚梅花说：“我就是没事找事怎么了？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整天干的都是什么事！”

在儿子面前木棍还是要面子的，忍不住反驳道：“我整天怎么了？不就是少挣俩钱吗？狗眼看人低，你姚梅花就是钻到钱眼里了！”

姚梅花气得支起自行车，摆着架子准备大干一场，刚说了一句“我就是钻到钱眼里了怎么了”，儿子凡凡不耐烦了，说：“你们俩想干吗？在街头吵架，丢人不丢人啊！”

儿子的话把姚梅花已经涌到了喉咙口的一嘟噜弹药硬生生地堵了回去，她气恼地踢开支架骑上了自行车。姚梅花在谁面前都不轻易服输，在儿子凡凡面前除外。

一家三口别别扭扭地来到了孩子姥姥家，已经到了做中午饭的当口。虽然姚梅花的姐姐姚桃花和姐夫孙宝亮早已经到了，可是人家都安稳地坐在那儿嗑着瓜子看电视，厨房里的差使显然非他木棍莫属。

木棍瞅了一眼客厅里姚桃花和孙宝亮带来的那些牛奶杏仁露和水果，肚子里刚升腾起的一丝不满就烟消云散了。是呀，人穷志短啊，你跟着媳妇回娘家，大多数时间都空着手，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带的东西也只能赶上人家姚桃花和孙宝亮平时带的，还有什么资格和人家计较谁干的活多谁干的活少呢！既然出不了钱，那就活该出力了。于是，木棍围起围裙上了灶台，卖劲地煎炒烹炸起来。

很快，桌子就被盘碗碗的填满了，看起来很丰盛。木棍解了围裙坐到桌边，那边孙宝亮已经端起了酒杯开始敬老爷子。老爷子一直好喝两口，边喝边说：“宝亮今天带的五粮液不错，都尝尝都尝尝，建军你也喝！”

听姥爷这么说，凡凡人来疯起来，非要闹着也喝一杯，任姚梅花怎么劝他也不听。木棍看凡凡闹得实在有些过火，就生气地照凡凡脑袋上拍了一巴掌，说：“疯什么你，才多大呀，就想喝酒！”

正闹得起劲的凡凡，突然挨了一巴掌，一下子就委屈得流下了一串眼泪。旁边的姚梅花不愿意了，说：“冯建军，你多大本事呀，就会拿儿子出气！”

对面坐着的丈母娘也看不过去了，嘟囔道：“孩子怎么了，你就这样没轻没重打！”

凡凡本来也就是有点小委屈，听到这么多人为他说话，一下变成了大委屈，干脆号啕大哭起来。外孙一哭，姥爷也不愿意了，说木棍道：“建军，你在外面受气了也不能往孩子身上撒呀！孩子在你们家本来就够可怜的了，吃穿什么的都没法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还不多关爱着点！”

木棍看到这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说他，气得端起一杯白酒就往肚子里灌。酒刚喝到嘴里，木棍一阵反胃，想吐，这才想起昨天晚上啤酒喝得太多，有点喝伤了，还没缓过劲来，就气恼地放下了酒杯。

丈母娘把凡凡哄到了另一间屋里。姚桃花和孙宝亮的女儿欢欢也嚷嚷着要跟过去。姚桃花不让她去，训她说：“欢欢你老实点，别以为我不敢打你，你姨夫打凡凡那可是家常便饭，你以后给我小心点！”

木棍想反驳：谁打凡凡是家常便饭了？你看到过几次？瞎说些什么！可是看着今天的氛围对自己实在不利，就咽了口唾沫忍住了。倒是孙宝亮端起酒杯来和他碰，说：“建军你今天怎么了？和小孩一般见识，来，喝酒喝酒！”

木棍本来实在不想喝，可是抹不过面子，还是端起来喝了。刚喝下，就听姚梅花阴不阴阳不阳地说：“别看人家冯建军别的本事没有，喝酒倒是好样的，昨天喝酒喝到大半夜，今天还照喝不误。要是喝酒能发工资，冯建军肯定拿头份！”

木棍真想一拍桌子站起来和姚梅花痛痛快快地干一架，可是他还是竭力忍着，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被充了太多气体的大气球，眼看着就膨胀得要爆炸……

四、投注站出大奖跟风买彩梦发财

星期一上班，木棍找到厂长，说不想留守了，要到外面闯荡闯荡。厂长端着他那特大号的白瓷茶杯，咕咚咕咚灌了两口，笑咪咪地